

佛說四十二章經

心

要

經

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

牟

子



車

子

牟融撰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佛說四十二章經（及其他三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ISBN7-101-00894-1/K·367

牟子序

隋書經籍志。牟子二卷。後漢太尉牟融撰。新舊唐志同。梁僧祐宏明集有漢牟融理感論三十七篇。前有自序云。一名牟子理惑。劉孝標世說新語注。李善文選注。太平御覽引牟子數條。雖字句異同。皆在理惑論三十七篇中。知隋唐志所載牟子卽是書也。後漢書牟融傳。融代趙熹爲太尉。建初四年薨。是書自序云。靈帝崩後。天下擾亂。則相距已百餘年。牟子非融作明矣。宏明集題下有注云。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。子博之名。不見于史。據自序云。先是牟子將母避世交趾。年二十六。歸蒼梧娶妻。太守聞其守學。謁請署吏不就。是牟子本蒼梧人。未嘗爲蒼梧太守。或下脫從事掾史等字。自序又云。是時州郡相疑。隔塞不通。太守以其博學多識。使致敬荊州。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。復稱疾不起。又云。牧弟爲豫章太守。爲笮融所殺。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。乃請牟子之零陵桂陽。假塗於通路。會其母卒亡。遂不果行。久之。退念以辯達之故。輒見使命。方世擾攘。非顯己之秋。云云。疑牟子避亂交州。未嘗居官。宏明集作蒼梧太守牟子博傳。豈從其後而署之耶。抑別有其人耶。是書雖崇信佛道。尙不悖于聖賢之旨。故隋志列于儒家。吾師淵如觀察愛其爲漢魏舊帙。錄出別行。屬頤煊考校其事。因識其始末于卷首。仍題漢太尉牟融撰者。因隋唐之舊。亦疑以傳疑之意云爾。嘉慶丙寅正月廿三日臨海洪頤煊撰。

牟子一卷

一名理感論

漢 太尉牟 融撰 清 孫星衍校

牟子既脩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。雖不樂兵法。然猶讀焉。雖讀神仙不死之書。抑而不信。以爲虛誕。是時靈帝崩後。天下擾亂。獨交州差安。北方異人咸來在焉。多爲神仙辟穀長生之術。時人多有學者。牟子常以五經難之。道家術士莫敢對焉。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。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。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。太守聞其守學。謁請署吏。時年方盛。志精於學。又見世亂。無仕宦意。竟遂不就。是時諸州郡相疑。隔塞不通。太守以其博學多識。使致敬荊州。牟子以爲榮。爵易讓。使命難辭。遂嚴當行。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。復稱疾不起。牧弟爲豫章太守。爲中郎將。竊融所殺。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。恐外界相疑。兵不得進。牧乃請牟子曰。弟爲逆賊所害。骨肉之痛。憤發肝心。當遣劉都尉行。恐外界疑難。行人不通。君文武兼備。有專對才。今欲相屈。之零陵桂陽。假塗於通路。何如。牟子曰。被秣伏櫪。見遇日久。烈士忘身。期必聘効。遂嚴當發。會其母卒亡。遂不果行。久之。退念以辯達之故。輒見使命。方世擾攘。非顯己之秋也。乃歎曰。老子絕聖棄智。脩身保真。萬物不干其志。天下不易其樂。天子不得臣。諸侯不得友。故可貴也。於是銳志於佛道。兼研老子五千文。含玄妙爲酒漿。齎五經爲琴簧。世俗之徒。多非之者。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。欲爭則非道。欲默則不能。遂以筆墨之閒。略引聖賢之言。證解之名。曰牟子理感云。

或問曰。佛從何出生。寧有先祖及國邑。不皆何施行。狀何類乎。牟子曰。富哉問也。請以不敏。略說其要。蓋聞物化之爲狀也。積累道德數千億載。不可紀記。然臨得佛時。生於天竺。假形於白淨王夫人。晝寢夢乘白象。身有六牙。欣然悅之。遂感而孕。以四月八日。從母右脅而生。墮地行七步。舉右手曰。天上天下。靡有踰我者也。時天地大動。宮中皆明。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。殿中白馬亦乳白駒。奴字車匿。馬曰犍陁。王嘗使隨太子。太子有三十二相。八十種好。身長丈六。體皆金色。頂有肉髻。頰車如師子。舌自覆面。手把千輻輪。頂光照萬里。此略說其相。年十七。王爲納妃。鄰國女也。太子坐則遷坐。寢則異床。天道孔明。陰陽而通。遂懷一男。六年乃生。父王珍偉太子。爲興宮觀。妓女寶玩。並列於前。太子不貪世樂。意存道德。年十九。二月八日夜半。呼車匿勒犍陁跨之。鬼神扶舉。飛而出宮。明日廓然不知所在。王及吏民。莫不歎歎。追之及田。王曰。未有爾時。禱請神祇。今既有爾。如玉如珪。當續祿位。而去何爲。太子曰。萬物無常。有存當亡。今欲學道。度脫十方。王知其彌堅。遂起而還。太子徑去。思道六年。遂成佛焉。所以孟夏之月生者。不寒不熱。草木華英。釋狐裘。衣絺綌。中呂之時也。所以生天竺者。天地之中。處其中也。所著經凡有十二部。合八億四千萬卷。其大卷萬言已下。小卷千言已上。佛教授天下。度脫人民。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。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。亦得無爲。福流後世。持五戒者。一月六齋。齋之日。專心壹意。悔過自新。沙門持二百五十戒。日日齋。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。威儀進止。與古之典禮無異。終日竟夜。講道誦經。不預世事。老子曰。孔德之容。唯道是從。其斯之謂乎。

問曰何以正言佛。佛爲何謂乎。牟子曰。佛者。設號也。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。佛乃道德之元祖。神明之宗緒。佛之言覺也。恍惚變化。分身散體。或存或亡。能小能大。能圓能方。能老能少。能隱能彰。蹈火不燒。履刀不傷。在汙不染。在禍無殃。欲行則飛。坐則揚光。故號爲佛也。

問曰何謂之爲道。道何類也。牟子曰。道之言導也。導人致於無爲。牽之無前。引之無後。舉之無上。抑之無下。視之無形。聽之無聲。四表爲大。範圍其外。毫釐爲細。閒關其內。故謂之道。

問曰孔子以五經爲道。教可拱而誦。履而行。今子說道。虛無恍惚。不見其意。不指其事。何與聖人言異乎。牟子曰。不可以所習爲重。所希爲輕。惑於外類。失於中情。立事不失道德。猶調弦不失宮商。天道法四時。人道法無常。老子曰。有物混成。先天地生。可以爲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。強字之曰道。道之爲物。居家可以事親。宰國可以治民。獨立可以治身。履而行之。充乎天地。廢而不用。消而不離。子不解之。何異之有乎。問曰夫至實不華。至辭不飾。言約而至者。麗事寡而達者明。故珠玉少而貴。瓦礫多而賤。聖人制七經之本。不過三萬言。衆事備焉。今佛經卷以萬計。言以億數。非一人力可能堪也。僕以爲煩而不要矣。牟子曰。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。以其深廣也。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。以其高大也。若高不絕山阜。跋羊淩其巔。深不絕涓流。孺子浴其淵。麒麟不處苑囿之中。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。剖三寸之蚌。求明月之珠。探枳棘之巢。求鳳皇之雛。必難獲也。何者。小不能容大也。佛經前說億載之事。卻道萬世之要。太素未起。太始未生。乾坤肇興。其微不可握。其纖不可入。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。剖析其寂寥妙之內。靡不紀之。故其經卷

以萬計言以億數。多多益具。衆衆益富。何不要之有。雖非一人所堪。譬若臨河飲水。飽而自足。焉知其餘哉。

問曰。佛經衆多。欲得其要而棄其餘。直說其實而除其華。牟子曰。否。夫日月俱明。各有所照。二十八宿。各有所主。百藥並生。各有所愈。狐裘備寒。絺綌御暑。舟輿異路。俱致行旅。孔子不以五經之備。復作春秋。孝經者。欲博道術。恣人意耳。佛經雖多。其歸爲一也。猶七典雖異。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。孝所以說多者。隨人行而與之。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。而仲尼荅之各異。攻其短也。何棄之有哉。

問曰。佛道至尊至大。堯舜周孔曷不格之乎。七經之中。不見其辭。子既耽詩書。悅禮樂。奚爲復好佛道。喜異術。豈能踰經傳。美聖業哉。竊爲吾子不取也。牟子曰。書不必孔丘之言。樂不必扁鵲之方。合義者從。愈病者良。君子博取衆善。以輔其身。子貢云。夫子何常師之有乎。堯事尹壽。舜事務成。且學呂望。丘學老聃。亦俱不見於七經也。四師雖聖。比之於佛。猶白鹿之與麒麟。鸞鳥之與鳳皇也。堯舜周孔。且猶之與。況佛身相好變化。神力無方。焉能捨而不學乎。五經事義。或有所闕。佛不見記。何足怪疑哉。

問曰。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。何其異於人之甚也。殆富耳之語。非實之云也。牟子曰。諺云。少所見多所怪。觀駝駝言馬。腫背。堯眉八彩。舜目重瞳子。臯陶馬喙。文王四乳。禹耳三漏。周公背偃。伏羲龍鼻。仲尼反頤。老子日角月玄。鼻有雙柱。手把十文。足蹈二五。此非異於人乎。佛之相好。奚足疑哉。

問曰。孝經言身體髮膚。受之父母。不敢毀傷。曾子臨沒。啓予手。啓予足。今沙門剃頭。何其違聖人之語。不

合孝子之道也。吾子常好論是非。平曲直。而反善之乎。牟子曰。夫訥聖賢。不仁。平不中。不智也。不仁不智。何以樹德。德將不樹。頑鄙之儔也。論何容易乎。昔齊人乘船渡江。其父墮水。其子攘臂。掉頭顛倒。使水從口出。而父命得蘇。夫掉頭顛倒。不孝莫大。然以全父之身。若拱手脩孝子之常。父命絕於水矣。孔子曰。可與適道。未可與權。所謂時宜施者也。且孝經曰。先王有至德要道。而秦伯短髮文身。自從吳越之俗。遠於身體髮膚之義。然孔子稱之。其可謂至德矣。仲尼不以其短髮毀之也。由是而觀。苟有大德。不拘於小。沙門損家財。棄妻子。不聽音。不視色。可謂讓之至也。何遠聖語。不合孝乎。豫讓吞炭漆身。聶政皮面自刑。伯姬蹈火。高行截容。君子爲勇而有義。不聞譏其自毀沒也。沙門剃除鬚髮。而比之於四人。不已遠乎。問曰。夫福莫踰於繼嗣。不孝莫過於無後。沙門棄妻子。捐財貨。或終身不娶。何其違福孝之行也。自苦而無奇。自搔而無異矣。牟子曰。夫長左者必短右。大前者必狹後。公綽爲趙魏。老則優。不可以爲滕薛大夫。妻子財物。世之餘也。清躬無爲。道之妙也。老子曰。名與身孰親。身與貨孰多。又曰。觀三代之遺風。覽乎儒墨之道術。誦詩書。脩禮樂。崇仁義。視清潔。鄉人傳業。名譽洋溢。此中士所施行。恬淡者所不恤。故前有隋珠。後有玃虎。見之走而不敢取。何也。先其命而後其利也。許由栖巢木。夷齊餓首陽。孔聖稱其賢曰。求仁得仁者也。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。沙門脩道德。以易遊世之樂。反淑賢以質妻子之歡。是不爲奇。孰與爲奇。是不爲異。孰與爲異哉。

問曰。黃帝垂衣裳。製服飾。箕子陳洪範。貌爲五事首。孔子作孝經。服爲三德始。又曰。正其衣冠。尊其瞻視。

原志雖貧，不離華冠。子路遇難，不忘結纓。今沙門剃頭髮，被赤布，見人無跪起之禮，威儀無盤旋之容，止何其違貌服之制，乖習紳之飾也。牟子曰：老子云：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三皇之時，食肉衣皮，巢居穴處，以崇質朴，豈復須章黼之冠，曲裘之飾哉？然其人稱有德而孰疣之信，而無爲沙門之行，有似之矣。或曰：如子之言，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，棄而不足法也。牟子曰：夫見博則不迷，聽聰則不惑。堯舜周孔，脩世事也，佛與老子，無爲志也。仲尼栖栖七十餘國，許由開禪，洗耳于澗，君子之道，或出或處，或默或語，不溢其情，不淫其性，故其道爲貴在乎所用，何棄之有乎？

問曰：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，僕不信此言之審也。牟子曰：人臨死，其家上屋呼之，死已復呼誰？或曰：呼其魂魄。牟子曰：神還則生，不還，神何之乎？曰：成鬼神。牟子曰：是也。魂神固不滅矣，但身自朽爛耳。身譬如五穀之根葉，魂神如玉穀之種實，根葉生必當死，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。老子曰：吾所以有大患，以吾有身也。若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又曰：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或曰：爲道亦死，不爲道亦死，有何異乎？牟子曰：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。有道雖死，神歸佛堂，爲惡既死，神當其殃，愚夫闇於成事，賢智預於未萌，道與不道，如金比草，善之與福，如白方黑，焉得不異，而言何異乎？

問曰：孔子云：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；未知生，焉知死。此聖人之所紀也。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，鬼神之務，此殆非聖詰之語也。夫履道者，當虛無澹泊，歸志質朴，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，說鬼神之餘事乎？牟子曰：若子之言，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。孔子疾，子路不問本末，以此抑之耳。孝經曰：爲之宗廟，以鬼享之。春秋祭

祀。以時思之。又曰。生事愛敬。死事哀感。豈不教人事鬼神。知生死哉。周公爲武王請命曰。且多才多藝。能事鬼神。夫何爲也。佛經所說生死之趣。非此類乎。老子曰。既知其子。復守其母。沒身不殆。又曰。用其光。復其明。無遺身殃。此道生死之所趣。吉凶之所住。至道之要。實貴寂寞。佛家豈好言乎。來問不得不對耳。鍾鼓豈有自鳴者。桴加而有聲矣。

問曰。孔子曰。夷狄之有君。不如諸夏之亡也。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。吾聞用夏變夷。未聞用夷變夏者也。吾子弱冠學堯舜。周孔之道。而今舍之。更學夷狄之術。不已惑乎。牟子曰。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。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。而闕道德之實。闕炬燭之明。未覩天庭之日也。孔子所言。矯世法矣。孟軻所云。疾專一耳。昔孔子欲居九夷曰。君子居之。何陋之有。及仲尼不容於魯衛。孟軻不用於齊梁。豈復仕於夷狄乎。禹出西羌。而聖喆。瞽瞍生舜。而頑歸。由余產狄國。而霸秦。管蔡自河洛而流言。傳曰。北辰之星。在天之中。在人之北。以此觀之。漢地未必爲天中也。佛經所說。上下周極。含血之類。物皆屬佛。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。何爲當捨堯舜。周孔之道。金玉不相傷。精珀不相妨。兩人爲惑。時自惑乎。

問曰。蓋以父之財。乞路人。不可謂惠。二親尙存。殺已代人。不可謂仁。今佛經云。太子須大挈。以父之財。施與遠人。國之寶象。以賜怨家。妻子乞與他人。不敬其親。而敬他人者。謂之悖禮。不愛其親。而愛他人。謂之悖德。大挈不孝。不仁。而佛家尊之。豈不異哉。牟子曰。五經之義。立嫡以長。太王見昌之志。轉季爲嫡。遂成周業。以致太平。娶妻之義。必告父母。舜不告而娶。以成大倫。貞士須聘。請賢臣待徵召。伊尹負鼎干湯。南

咸叩角髮齊。湯以致王。齊以之薪。禮男女不親授。嫂溺則援之以手。權其急也。苟見其大。不拘於小。大人豈拘常也。須大挈觀世之無常。財貨非己寶。故恣意布施。以成大道。父國受其祚。怨家不得入。至於成佛。父母兄弟皆得度世。是不爲孝。是不爲仁。孰爲仁孝哉。

問曰。佛道崇無爲。樂施與。持戒兢兢。如臨深淵者。今沙門耽好酒漿。或畜妻子。取賤賈貴。專行詐給。此乃世之僞。而佛道謂之無爲耶。牟子曰。工輪能與人斧斤繩墨。而不能使人巧。聖人能授人道。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。臯陶能罪盜人。不能使貪夫爲夷齊。五刑能誅無狀。不能使惡人爲曾閔。堯不能化丹朱。周公不能訓管蔡。豈唐教之不著。周道之不備哉。然無如惡人何也。譬之世人。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。可謂六藝之邪淫乎。河伯雖神。不能溺陸地人。飄風雖疾。不能使湛水揚塵。當患人不能行。豈可謂佛道有惡乎。問曰。孔子稱奢則不遜。儉則固。與其不遜也。寧固。叔孫曰。儉者德之恭。侈者惡之大也。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爲名。盡貨與人爲貴。豈有福哉。牟子曰。彼一時也。此一時也。仲尼之言。疾奢而無禮。叔孫之論。刺嚴公之刻鵠。非禁布施也。舜耕歷山。恩不及州里。太公屠牛。惠不逮妻子。及其見用。恩流八荒。惠施四海。饒財多貨。貴其能與貧困屢空。貴其履道。許由不貪四海。伯夷不甘其國。虞卿捐萬戶之封。救窮人之急。各其志也。僞負竊以壺殮之惠。全其所居之閭。宣孟以一飯之故。活其不費之軀。陰施出於不意。陽報皎如白日。況傾家財。發善意。其功德巍巍如嵩泰。悠悠如江海矣。懷善者應之以祚。挾惡者報之以殃。未有種稻而得麥。施禍而獲福者也。

問曰。夫事莫過於誠。說莫過於實。老子除華飾之辭。崇質朴之語。佛經說不指其事。徒廣取譬喻。譬喻非道之要。合異爲同。非事之妙。雖辭多語博。猶玉屑一車。不以爲寶矣。牟子曰。事嘗共見者。可說以實。一人見。一人不見者。難與誠言也。昔人未見麟。問嘗見者。麟何類乎。見者曰。麟如麟也。問者曰。若吾嘗見麟。則不問子矣。而云麟如麟。寧可解哉。見者曰。麟譬身牛尾。鹿蹄馬背。問者霍解。孔子曰。人不知而不愠。不亦君子乎。老子曰。天地之間。其猶橐籥乎。又曰。譬道於天下。猶川谷與江海。豈復華飾乎。論語曰。爲政以德。譬如北辰。引天以比人也。子夏曰。譬諸草木。區以別之矣。詩之三百。牽物合類。自諸子譏緯。聖人祕要。莫不引譬取喻。子獨惡佛說經。索譬喻耶。

問曰。人之處世。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。樂歛逸而憚勞倦。黃帝養性。以五疋爲上。孔子云。食不厭精。餽不厭細。今沙門被赤布。日一食。閉六情。自畢於世。若茲何聊之有。牟子曰。富與貴。是人所欲。不以其道得之。不處也。貧與賤。是人之所惡。不以其道得之。不去也。老子曰。五色令人目盲。五音令人耳聾。五味令人口爽。馳騁畋獵。令人心發狂。難得之貨。令人行妨。聖人爲腹不爲目。此言豈虛哉。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。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。許由巢父。栖木而居。自謂安於帝宇。夷齊餓於首陽。自謂飽於文武。蓋各得其志而已。何不聊之有乎。

問曰。若佛經深妙靡麗。子胡不談之於朝廷。論之於君父。脩之於閨門。接之於朋友。何復學經傳。讀諸子乎。牟子曰。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。夫陳俎豆於壘門。建旌旗於朝堂。衣狐裘以當撻。資被絺綌以御黃。

鍾非不麗也。乖其處，非其時也。故持孔子之術，入商鞅之門。賈孟軻之說，詣蘇張之庭。功無分寸，過有丈尺矣。老子曰：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聞道，大而笑之。吾懼大笑，故不爲談也。渴不必待江河而飲，井泉之水，何所不飽？是以復治經傳耳。

問曰：漢地始開佛道，其所從出耶？牟子曰：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，身有日光，飛在殿前，欣然悅之。明日博問羣臣，此爲何人？有通人傅毅曰：臣聞天竺有得道者，號之曰佛，飛行虛空，身有日光，殆將其神也。於是上悟，遣使者張騫、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，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，藏於蘭臺石室。第十四開時，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，於其壁畫千乘萬騎，繞塔三匝。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。明帝存時，預脩造壽陵，陵曰顯節，亦於其上作佛圖像。時國豐民寧，遠夷慕義，學者由此而滋。問曰：老子云：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又曰：大辯若訥，大巧若拙。君子恥言過行，設沙門有至道，奚不坐而行之？何復談是論，非曲直乎？僕以爲此德行之賤也。牟子曰：來春當大饑，今秋不食，黃鍾應寒，絳寶重裘，備預雖早，不免於愚。老子所云：謂得道者耳。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？大道一言而天下悅，豈非大辯乎？老子不云乎：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身既退矣，又何言哉？今之沙門，未及得道，何得不言？老氏亦猶言也。如其無言，五千何述焉？若知而不言，可也；既不能知，又不能言，愚人也。故能言不能行，國之師也；能行不能言，國之用也。能行能言，國之寶也。三品各有所施，何德之賤乎？唯不能言，又不能行，是謂賤也。

問曰：如子之言，徒當學辯達，脩言論，豈復治情性，履道德乎？牟子曰：何難悟之甚乎？夫言語談論，各有時

也。璩瑗曰：國有道則直，國無道則卷而懷之。甯武子曰：國有道則智，國無道則愚。孔子曰：可與言而不與言，失人；不可與言而與言，失言。故智愚自有時，談論各有意，何爲當言論而不行哉？

問曰：子云佛道至尊至快，無爲憐怕。世人學士多譏毀之，云其辭說廓落難用，虛無難信。何乎？牟子曰：至味不合於衆口，至音不比於衆耳。作成池，設大章，發簫韶，咏九成，莫之和也。張鄭衛之弦，歌時俗之音，必不期而拊手也。故宋玉云：客歌於郢，爲下里之曲，和者千人；引商徵角，衆莫之應。此皆悅邪聲，不曉於大度者也。韓非以管闕之見而謗堯舜，接輿以毛鷲之分而刺仲尼，皆耽小而忽大者也。夫聞清商而謂之角，非彈弦之過；聽者之不聰矣。見和璧而名之石，非璧之賤也；視者之不明矣。神蛇能斷而復續，不能使人不斷也；靈龜發夢於宋元，不能免豫且之網。大道無爲，非俗所見，不爲譽者貴，不爲毀者賤，用不用自天也。行不行乃時也，信不信其命也。

問曰：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，其辭富而義顯，其文熾而說美，得無非其誠，是子之辯也？牟子曰：非吾辯也。見博故不惑耳。問曰：見博其有術乎？牟子曰：由佛經也。吾未解佛經之時，惑甚於子。雖誦五經，適以爲華，未成賢矣。吾既觀佛經之說，覽老子之要，守恬淡之性，觀無爲之行，還視世事，猶臨大井而閱溪谷，登嵩岱而見丘垤矣。五經則五味，佛道則五穀矣。吾自問道已來，如開雲見白日，炬火入冥室焉。問曰：子云佛經如江海，其文如錦繡，何不以佛經答吾問，而復引詩書合異爲同乎？牟子曰：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，飢者不必待飯食而飽。道爲智者設，辯爲達者通。書爲曉者傳，事爲見者明。吾以子知其意，故

引其事。若說佛經之語。談無爲之要。譬對盲者說五色。爲聾者奏五音也。師曠雖巧。不能彈無弦之琴。狐貉雖慳。不能熱無氣之人。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。伏食如故。非牛不聞。不合其耳矣。轉爲蚊蚋之聲。孤犢之鳴。卽掉尾奮耳。蹀躞而聽。是以詩書理子耳。

問曰。吾昔在京師。入東觀遊太學。視俊士之所規。聽儒林之所論。未聞脩佛道以爲貴。自損容以爲上也。吾子曷爲耽之哉。夫行迷則改路。術窮則反故。可不思歟。牟子曰。夫長於變者。不可示以詐。通於道者。不可驚以怪。審於辭者。不可惑以言。達於義者。不可動以利也。老子曰。名者身之害。利者行之穢。又曰。設詐立權。虛無自貴。脩閑門之禮術。時俗之際會。赴趣閒隙。務合當世。此下士之所行。中士之所廢也。況至道之蕩蕩。上聖之所行乎。杳兮如天。淵兮如海。不合闕牆之士。數仞之夫。固其宜也。彼見其門。我觀其室。彼探其華。我取其實。彼求其備。我守其一。子速改路。吾請履之。故禍福之源。未知何若矣。

問曰。子以經傳之辭。華麗之說。褒讚佛行。稱譽其德。高者陵霄雲。廣者踰地圻。得無踰其本。過其實乎。而僕譏刺頗得疹中。而其病也。牟子曰。吁。吾之所褒。猶以塵埃附焉。泰收朝露。投江海。子之所謗。猶握瓢。卽欲滅江海。臨耕耒。欲損崑崙。側一掌以翳日光。舉土塊以塞河銜。吾所褒不能使佛高。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。

問曰。王喬赤松。八仙之錄。神書百七十卷。長生之事。與佛經豈同乎。牟子曰。比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。陽貨之與仲尼。比其形猶丘垤之與華恒。涓瀆之與江海。比其文猶虎豹之與羊皮。斑駁之與錦繡也。道有

九十六種。至於尊大。莫尚佛道也。神仙之書。聽之則洋洋盈耳。求其效。猶握風而捕影。是以大道之所不取。無爲之所不貴。焉得同哉。

問曰。爲道者。或辟穀不食。而飲酒啖肉。亦云老氏之術也。然佛道以酒肉爲上戒。而反食穀。何其乖異乎。牟子曰。衆道叢殘。凡有九十六種。憊怕無爲。莫尚於佛。吾觀老氏上下之篇。聞其禁五味之戒。未覩其絕五穀之語。聖人制七典之文。無止糧之術。老子著五千之文。無辟穀之事。聖人云。食穀者智。食草者癯。食肉者悍。食氣者壽。世人不達其事。見六禽閉氣不息。秋冬不食。欲效而爲之。不知物類各自有性。猶磁石取鐵。不能移毫毛矣。

問曰。穀事可絕不。牟子曰。吾未解大道之時。亦嘗學焉。辟穀之法。數千百術。行之無効。爲之無徵。故廢之耳。觀吾所從學師三人。或自稱七百五百三百歲。然吾從其學。未三歲間。各自殞沒。所以然者。蓋由絕穀不食。而啖百果。享肉則重盤。飲酒則傾罇。精亂神昏。穀氣不充。耳目昏迷。淫邪不禁。吾問其故何。荅曰。老子曰。損之又損。以至於無爲。徒當日損耳。然吾觀之。但日益而不損也。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。且堯舜周孔。各不能百載。而末世惑感。欲服食辟穀。求無窮之壽。哀哉。

問曰。爲道之人。云能卻疾不病。弗御鍼藥而愈。信有之乎。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鍼藥耶。牟子曰。老子云。物壯則老。謂之不道。早已。惟有得道者。不生亦不壯。不壯亦不老。不老亦不病。不病亦不朽。是以老子以身爲大忠焉。武王居病。周公乞命。仲尼有疾。子路請禱。吾見聖人皆有疾矣。未覩其無病也。神農嘗草。殆死